

清 孫 氏 子 刊 行

湖鑑類圖

第十三冊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74094

〔清〕张英王士禛等纂

御覽類函

第三册

北京市中国书店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六

釋教部一釋教

釋教一

前漢書曰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顏思古曰今佛像是其遺法也

後漢書曰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于國中圖畫形像焉

又曰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于其道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晉書曰後趙百姓以佛圖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具偽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等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修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

梁書曰高祖專尚釋氏遠近成風無不事佛又曰郭祖深上封事曰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事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業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情本勤末置近放遠也時帝大弘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以為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漫沃所在郡縣不可勝道又僧尼皆不入籍貫天下戶口幾亡其半盡俗傷法實由于此恐將來處處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復

國有南史曰天竺諸國皆事佛道自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別無為一家之學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舉之奏曰佛教被于中國已歷四代而自頃以來更以奢競為重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象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須許報然後就功先是晉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玄復述其議並不果行宋大明六年孝武使有司奏沙門接見皆盡敬詔可

北史魏傳曰客問三教優劣李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不能難而止通鑑隋紀曰隋初民間佛書多于五經數十百倍唐書曰傅奕上書請除去釋教高祖付羣臣詳議太僕卿張巨源稱奕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

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矣曰禮本于事親終于奉上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輪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忤所親弼非出于空桑乃遵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弼之謂矣弼不能答但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 五代史云周世宗時中國乏錢乃悉詔毀天下銅佛像以鑄帝曰吾聞佛說身世爲妄以利人爲急使真身尚在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其所惜 程史云司馬溫公曰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釋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悵悵然益入于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釋偈六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 又云王荆公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孟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黃梅曹溪馬祖無業雪峰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問何謂文定言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荆公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爲佳 又曰孫莘老以書問懷璉宗教璉答曰妙道之意聖人常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說間出而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爲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趨時也自生民以來醇樸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實日繁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無所不至而天下有不忍聞者於是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一也至其極皆不能無繁縟迹也道歲也道則一耳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終不聞道矣夫聖人之言應時而設昔常是者今蓋非也士知其常是也因以爲不可變不知所變者言而所同者道也然則執正夫春起於冬而以冬爲終終天下之道術者其聖人乎要當有聖人者起而救之自秦漢迄今千有餘歲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裂而鼎立互相詆訾莊生所謂夏蟲其斯之謂歟大道寥寥莫之返良可歎也 朱文公語錄云後漢明帝時佛教始入中國雖好之然都不曉其說至晉宋間其教漸盛廣大自勝幻妄寂滅自齋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遁道林皆義學當時文字亦只以老莊之說鋪張梁普通間達磨東來武帝惟從事因果尚不曉其說達磨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一切掃蕩不立文字不用苦行又翻出許多窠臼勸除知解說出禪旨高妙於義學直指悟理而始者禍福報應之機深足以鉗制愚俗以爲貧足衣食之計 遼史

云謝蒲離不謝人事居抹古山屏遠葦如潛心佛理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間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
鑿不相攘餘無知者

釋教二

續漢書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在大月氏東南修浮圖佛道以成俗不殺伐

唐書曰鳩摩羅什姚王以伎

女逼令受之乃自講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取蓮花勿取臭泥

宋元嘉起居注曰阿羅單國王毗沙跋

摩遣使云諸佛世尊常樂安隱處雪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洋溢以味清淨周迴屈曲從趣大海一切衆生咸得

受用

又曰師子王國遣使奉獻詔答云此小乘經甚少彼國所有皆可寫送

孔叢子云昔西域國苑中有

柰樹生果中有一女子王收爲妃乃以苑地施佛爲伽藍故曰王柰苑

釋道安西域志曰波羅祭斯國佛轉

法輪處在此國也

又曰摩訶賴

國有阿耨達山王舍城在山東南角竹園精舍在城西又有佛浴所六年苦行處

支僧載外國事曰和訶條

國在大海之中地方二萬里國有大山山有石井井中生千葉白蓮花井邊青石上有四佛足跡合有八跡月

六齋日彌勒菩薩與諸天神禮佛述竟便飛去浮圖講堂皆七寶國王長者常作金樹銀花銀樹金花供養佛

又曰維那國去舍衛國五十由旬由旬者晉言四十里維摩詰家在城內基井尚存

又曰迦維羅越國今

屬播黎越國猶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白靜王之苗裔昔太子生時有二龍王一吐冷水一吐暖水今

有池尚一冷一暖

又曰鳩留佛姓迦葉生那訶維國

又曰彌勒佛當生波羅祭國在迦維羅越南

又曰屬賓國在舍衛之西國王民人悉奉佛道人及沙門到冬未中前飲少酒過中不復飯

又曰佛在拘私那竭

國般泥洹欲泥洹時自然有寶林從地出有八萬四千國王爭將佛歸神妙天人曰佛應就此土那竭王乃作

金棺稱檀車送喪佛積薪不燒自燃王將舍利歸宮八萬四千國興兵爭舍利婆羅門分之用金升量舍利得

八斛四斗諸國各得還立浮圖

扶南記曰頓遜國屬扶南西出海中國主名崑崙有天竺胡五百家兩佛圖

婆羅門千餘人頓遜人敬奉其道以香花自洗精進不捨晝夜香有區撥摩花冬夏不衰日載數千車貨之珍

更香好

南州異物志曰天竺國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城郭宮室皆雕文刻鏤

增涅槃經云降維

衛國成道摩竭提說法波羅奈入滅拘尸那城波羅奈即鹿野苑之境釋典云佛在祇樹給孤獨園 經律異

相云須達多長者白佛言弟子欲營精舍請佛住惟有祇陀太子園廣八十頃林木鬱茂可居白太子太子戲

曰滿以金布便當相與長者出金布八十頃精舍告成凡千三百區故曰祇樹給孤獨園 潛確類書世尊曾

在鹿野苑中為鹿王教主羣鹿無擾王造迦藍名難園昔有野火燒林林中有雉入水漬羽以救野火即難頭

摩寺 西域記云四日照世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受或通宗乎眾典或別釋於一經分照乎

四方俱破於羣翳 伽藍記云王城北八十里有如來履石之跡起塔龍之履石之處若水澱泥量之不定或

長或短佛淨嚼楊枝植地即生今成大樹胡名曰婆樓 又云王城東南山行八日如來苦行投身餓虎之處

高山龍從危岫入雲山有收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休園剥皮為紙折骨為筆處阿

育王起塔龍之舉高十丈折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脂色肥膩若新 又云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山頂

東南有太子石室有太子男女遠樹不去婆羅以杖鞭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之地今為泉水室西三

里天帝釋化為師子當路躡坐遮婁婁之處石上毛尾爪跡今悉炳然 西漢書語云佛時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梵志名曰邪旬來詣佛所曰吾聞佛道厥義弘深巍巍堂堂猶星中月神智妙達眾聖中不願開

盲瞶釋其愚癡所事何師天尊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所謂八師者不殺不盜

不淫不惡口不飲酒老病死 儒書雜記云人以大覺為歸世之迷人塵勞妄想而不悟雖生而喪其所以生

矣此達者之所哀佛氏之所以有大悲之號也

釋教三

戒珠 維摩經以智慧為破煩惱珠 法華經以三昧為破煩惱珠 結社 構園 達公與十八賢結白蓮社 梁劉慧斐字文

楚王贖罪 梁帝捨身 楚王英信佛道請以鐵鑪焚身 度門 梁武帝捨身 楚王英信佛道請以鐵鑪焚身 度門

覺路 慈雲 甘露 攝心 脫屣 執迷 回向 慧葉 塵勞 拔有漏之身 超無量之劫 開善誘

之門 施方便之力 以戒律為教文 以禪定為真守 拯苦海之沈溺 救火宅之焚燒 既無傷於國

釋教五

詩秦鳩摩羅什法師卜喻詩曰十喻以喻空空必待此喻借言以會意盡無會處既得出長羅住此無所住若能映斯照萬象無來去 宋謝莊八月侍華林曜靈殿八關齋詩曰玉桴乘夕遠金枝終夜舒澄渾元化聞希微寂理乎 梁武帝十喻幻詩曰揮霍變三有恍惚隨六塵蘭園種五果雕案出入珍對見不可信熟觀事非真空生四岳想徒勞七識神著幻是幻者知幻非幻人 又如史詩曰亂念矚長原例見望遙垌逶迤似江漢汎濫若滄溟金波揚素沫銀浪翻綠萍遠思如可取近至了無形熱緣熱惚惚遍渴愛渴心生 又靈空詩曰物情異所異世心同所同狀如新遇火亦似草行風迷惑三界裏顛倒六趣中五愛性洞達十相法靈冲皆從妄所妄無非空對空 又乾闥婆詩曰靈海自己極滄流去無邊屢哈生異氣聞婆辭中天青城接丹霄金樓帶紫煙皆從望見起非是物理然因彼凡俗喻此中元又元 又夢詩曰廿寢隨四坐蓋睡依五衆達從競分譚美惡相戲弄出家爲上首入仕作梁棟色已非真實聞見皆靈洞長眼出長夜大覺和大夢 又會三教詩曰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妙術鍊金版真言隱上清密行貴陰德顯證表長齡晚年開釋卷猶日映衆星苦集始覺知因果乃方明示教惟平等至理歸無生 又和太子懺悔詩曰玉泉漏向盡金門光未成繚繞聞天樂周流揚梵聲蘭湯浴身垢懺悔淨心靈萎草獲再鮮落葉蒙重榮 簡文帝十空如幻詩曰漢安設大響周穆置高臺三里生雲霧瞬息起水雷空持生識縛徒用長心災慧人恒棄捨庸識屢遭迴六塵俱不實三界信悠哉 又水月詩曰圓輪既照水初生亦映流溶溶如清璧的的似沉鈎非關顧免沒豈是桂枝浮空今誰雅識還用喜騰猴萬累若消蕩一相更何求 又如響詩曰疊嶂迴參差連峰鬱相拒遠聞如句咏遙應成言語竟無五聲實誰謂八音所空惑顛倒羣徒迷塵縛侶懸哉火宅中茲心良可去又如夢詩曰秘駕良難辯司夢並成虛未驗周爲蝶安知人作魚空聞延壽賦徒勞咬伯書潛令六識擾安能二惑除當須耳應滿然後會真如 又如影詩曰朝光照皎皎夕漏轉駸駸畫花斜色去夜樹有輕陰並能與眼入俱持動感心息形影方正逐物慮恒侵若悟假名淺方知實相深 又鏡象詩曰精金宛成器懸鏡在高堂後挂七龍網前發四珠光迴望疑垂月傍瞻壁壁富仁壽含萬類淮南辯四鄉終歸一亡有何關至道場

又蒙豫藏海詩曰皇情矜幻俗聖德愍重昏制書開攝受絲綸廣慧門時英滿君園法侶咸天園俱消五道縛
共湯四生冤三循袪愛馬六念靜心猿庭深仗采豔地寂伎聲喧上風吹法鼓垂鈴鳴畫軒新梅含未發落柱
聚還翻早燈藏石磴寒潮浸水門一期蒙誘善方願遣龍焚又侍講詩曰物善遲深慈監撫宣王事英邁八
解心高超七花意又和會三教詩曰聚沫多緣假標空非色香漢君雖荅夢晉后徒降祥元機昔未辨洞鑒
資我皇又夜望浮圖上相輪絕句詩曰光中緋垂帶霧裏見飛鸞定用方諸水持添承露盤元帝和劉尚
書侍講五明集詩曰汲引留宸鑒舟航動睿情法王惟一法無生信不生日宮佳氣滿月殿善風清綺猷西
觀緩慢卷南榮昭明太子元圖講詩曰試欲遊寶山庶攸信根立雖娛慧有三終寡聞知十鍾山解講詩
曰輪動文學乘筇鳴賓從靜嗽出岳隱光月落林餘影精理既已詳元言亦兼達東齊聽講詩曰庶茲社八
倒冀此遭六塵良思大車道方願寶船津既餐甘露旨方欲書諸紳又參講席將訖詩曰八水潤焦牙三明
啓羣目寶鐸且參差名香晚芬郁暫捨六龍驚微社二鼠感意樹發空花心蓮吐輕韻又同泰僧正講詩曰
放光闡鸞岳金牒私香城窮原絕有際難照歸無名若人聆至寂寄說表真冥能令梵志遣亦使羣魔驚今聞
大林聚淨土接承明掖影連高塔法鼓亂嚴更雷聲芳樹長月出地芝生已知法味樂復悅元言清何因動飛
鸞暫使塵勞輕宣帝奉迎舍利詩曰釋迦稱散體多寶號金軀白玉誠非比黃金良莫喻慶見絕言象端異
乃冥符靈知雖隱顯妙色豈榮枯唯當千劫後方成無價珠沈約八關齋詩曰因戒倦輪飄習障從塵染四
得道難闢八工扉猶掩得理未易期失路方知險迷塗既已復豁悟非無漸又四城門詩曰六龍既驚軫二
鼠復馳光衰齡難慎輔著質易凋傷又和王衛軍解講詩曰妙輪輟往駕寶樹未開音甘露為誰演得一標
道心眇眇元塗曠高義總成林七花屏塵相入解濯芳襟劉孝綽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詩曰御鶴翔伊水
攀馬出王田停鑾對寶座辯論說人天淹塵廣海清照暗仰燈然法朋一已散笳飢儼將旋劉孝儀和昭明
太子鍾山解講詩曰韶樂臨東序時駕出西園雖窮禮遊威終為塵俗喧豈如弘七覺揚鸞啓四門夜氣清簫
管曉陣燦郊原山風亂采旄初景麗文韞林開前騎騁逕曲羽旄屯煙壁浮青翠石漱響飛奔迴輿下重關降
道訪具源葢空區泉涌銀藻邁弦繁輕生逢過謁並作董龍鳩王筠和太子懺悔詩曰習惡歸禮懺有過稱

能改聖德及羣生習說信兼採翹心蕩十惡還誠銷五罪三縛解宵門六塵清法海超然故無著遺過新有待
周庚信林蘭弘二教詩曰五明教已設三元法復開魚山特鶴嶺清梵兩邊來香烟聚成塔花雨積為臺空
心論物性真氣辨仙才

唐武三思秋日於天中寺尋復理上人詩曰妙域三時殿香巖七淨宮金繩先界
道玉柄即談空喻我知何極傳燈竟不窮彌天高義遠初地勝因通理詣歸一處心行不二中有無雙最道具
俗兩緣同摘葉疑焚翠投花若散紅網珠遙映日簷鐸近吟風定沼寒光素禪枝暝色葱蘢隨方便力是冀釋
塵籠 岑參晚過石盤寺禮鄭和尚詩曰暫詣高僧話來尋野寺孤岸花藏水確溪竹映風鐘頂上巢新鶴衣

中帶舊珠談禪未得去擬棹且臨邛 取津詣順公問道詩曰此身知是妄遠詣支公何法柱持後能逃生
死中秋首經古徑蘼葉滿疎簾方便如開誘南宗與北宗 李商隱題僧壁詩曰捨生求道有前蹤創臘刻身
結願重大法便應欺景願小來兼可隱鍼鋒蚌胎未滿思新桂琥珀初成憶舊松若信貝多真實語三生同聽

一棒鐘 釋皎然聽素法師講法華經詩曰法子出西秦名齊七道人鑣數藥草義便見雪山春蘂譚龍來遠
剛經鶴下頻應機如一雨誰不滌心塵 賈島內道場僧弘紹詩曰麟德燃香請長安春幾迴夜閑同像寂
定為吾開講罷松根老經浮海水來六年雙足屢尺步院中苔 羅鄴冬日廟中書事呈樓上人詩曰日高

荒廟林雙崖杉迥無人鳥雀悲昨日江湖起歸思滿窻風雨覺來時何堪身計長如此閑盡爐灰却自疑賴有
碧雲吟句客禪餘相訪說新詩 宋徐幾宿寺詩曰古木山邊寺深松逕底風獨吟侵夜半清坐雜禪中殿淨
燈光小經殘燈韻空不知清遠夢啼鳥在林東

通齊王融淨住子歸信門頌曰生浮命舛識罔情違業雲結影意日潛暉委蛇循途極夜無歸登山小魯汎
海難沂參珉見壁嶄嶄知瓊迷甘未遠匪正何依 又懺悔三業門頌曰樂由生滅惠以身全業資盡進事假
言舍利名相倚榮辱茲鑠然驥匪躡銅錯徒錫惑端風緒愛境旌懸不勤一至何階四禪 又出家善門頌曰

滌身浴德晦迹埋名將安實地誰留化城道場曠謬禪逕閒清風飄弗響震輒使聲雷傲鳥處脫落何營長捐
有結永冥無生 又在家善門頌曰處塵貴不染被褐重懷珠美玉耀幽石曾蘭挺叢芻四民亦為之三界豈
能渝諒茲親愛沫寧以財利拘煩流捨智寶梅路坦夷衢萬品竟何匹烈火樹紅咲 又法門頌曰出不自戶

將何由行不以法欲焉修之燕入楚待駿足凌河越海寄輕舟通明洞燭煥曾景深凝廣潤湛川流真善開賢
 敷教義昭蒙啓感滌煩憂功成弗有居無著漠然無執興化遊 梁簡文帝大法頌曰若夫眇夢華胥怡然姑
 射服齊宮於元扈想至治於汾陽輕九鼎於褰裳視萬乘如脫屣斯蓋示至公之要道未臻於出世也至於藏
 金玉於川岫棄琴瑟於大壑卑宮菲食茨堂土階彤車非巧鹿裘靡飾斯蓋示物以儉亦未階於出世也解網
 放禽穿泉掩簡起泣辜之澤行扁鵲之慈推溝之念有如不足納隍之心無忘宿寤蓋所以示物以爲仁亦未
 階乎出世也甘泉啓太乙之壇嵩山置奉高之邑碣石刻義門之誓不夜作交門之歌斯蓋止愛久齡事存諸
 已駕而爲論彌有未能豈若燃智慧之炬照生死之闇出五陰之聚升六度之舟浮衆德之海踐不生之岸驅
 彼衆生同躋仁壽引茲具縛俱入大乘九有傾心十方草靡 又元圖園講頌曰七辯懸流雙因俱啓情遊彼
 岸理極祇園于時藏秋仲節麗景妍晨氣冷金扉霜浮玉管鳥弄鳴于瓊音樹藏蕤於妙葉流水穿流蓬山寫
 狀風生月殿日照槐煙辭曰析論冥空元機入道密宇清幽重關相蔭日映金雲風搖銀草 唐王勃梓州
 白鶴寺頌曰寥淙萬壑靈機翕忽玉架天都金裁地闢法王利見香城繼發鴈塔齊雲龍宮瘞月長江近域廣
 漢遺居禪局共住梵宇全疎迹均梁後義切秦餘山川牢落榛莽丘墟有聖幸興惟皇降撫因天憑地爲雲爲
 雨日觀龍驤烟壇鶴舉聲開嘉號重光淨土倚與上士道場眞政物觀成童子來興詠土石呈彩人靈合慶寶
 座晨嚴金山夕映紫微分殿青岑披郭複岫紫樺橫峰跨閭月低璫鏡星連寶鐸彩鳳將飛蟠虹未落森沉桂
 宇蕭穆筠壇花明柳暗葉暗水欄溪留夏雪潤咽秋湍山虛梵冷谷靜鍾寒法衆爰休禪徒戾止望風三蜀征
 塵千里頓首元輝歸心翠屐葉起有色功齊無始偉哉冥化妙矣能仁去來均迹前後俱身寂滅爲樂般若爲
 因題芳翠琰敢詣靈津 又靈瑞寺浮圖頌曰大塊甄陶名山作紀發地龍盤千霄鳳峙風雪萬邑岡密千里
 絕域天成珍臺地起揆利元嶺圖基丹嶠層棟崢嶸重層窳窳有隋秦層重明改照事與時遷迹從原燎義均
 除舊事切爲新如或繼者代有其人聲飛隴蜀望動州隣爭開淨施競植靈因控險裁標循危列構巖烟接廡
 風雲對雷鐸運星衡璫懸月寶紫軒霧合丹梁霞透暮春疏節新秋戒序照滿暄郊氣銷寒渚樹濃鶯亂川長
 雁舉流睇寫懷現馳意與偉哉靈宇壯矣全墓窮高極麗速覽長圖賞因時合筆爲神驅有情君子誰爲捨乎

宋謝靈運聚幻贊曰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其一從遊物過既往亦何陳譯者疑久近達者皆自賓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又聚沫泡合贊曰水性本無泡漱流逐聚沫即異成貌狀消散歸虛澄君子識根本安事勞與奢愚俗駭變化橫復生欣怛又影響合贊曰影響順聲色實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得象以羣有靡不然味漠乎自己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待陳江總香贊曰海岸相傳香流大千不吹自轉將銷更燃紫空雜霧散迴飛烟還符戒品薰修福田又花贊曰池中寶花葉覆金沙逆風氣亂映水光斜散由天女賣乃王家若生心樹願結因芽又燈贊曰寶燈夜開光遍花臺烟抽細皎爐落輕灰珠懸色並月恥光來一明暗室若遺塵埃又幡贊曰金幡化成搖蕩相明留無定影散乃俱輕光分紺殿采布香城恒知自轉福與之生呂溫禁師如來繡像贊曰地萬里今天一極往無由今來不得解脫願令慈悲力五色繡令黃金飾澄氛昏今圖相開湛水月令蓮花臺慈眼睨今猶心迴死別離今生歸來海為田今劫為灰身念念今無窮哉

陳江總鐘銘曰鳧氏之匠徃陽之銅圖樂鑄鐫刻獸鵠蟲犀飛雪裏韻切屑中遙符玉律遠雜金風朝驚鶯夜動龍宮冀憑慧業冥感神功百非洗滌萬善昭通長如五淨永證三空又鐘銘曰篆間鐫刻藥上雕鐫聲齊法鼓響遙鳴樵舟移巨壑火壤初輝又優填像銘曰如花譬衆若火疑龍毫光此遇法相今逢眸雲崑雪月貌金容大仙下降避席為恭周虔信陝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銘曰舍衛之國祇洹之園三明極地八會窮源連河競說勝辯爭論波提東度祇夜南翻非空即色離有無言達人止是獨悟重昏身雖繫鳥心避騰猿禪樓却月義殿翔鶴迴風香蓋反露珠幡西臨砥柱東背隰隰河鳴陽峽山嚮蘇門衲禽歌轉流剎絃宣度河餘獸移闢舊村昔為數服今成塞垣城疑廣武地以樓煩燿烽並照衆馬單奔無鐘襲莒有兩圓原不資十方誰釋三怨風傾地柱火及天元銀鈎永固金牒長存封君馬首方善書言從楊儀請謝劉昆

碑宋王巾頭陀寺碑文曰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况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是以掩室靡竭用格息言之津杜口既邪以通得意之路然諸華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然又驚所詮窮於此域則稱謂所絕形乎彼岸矣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

度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聲
洪鐘虛受無來不應况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三室憑五行之軌
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於是元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唱
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
樹脫屣金沙惟恍惟惚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爲之寂不撓焚燎堅林
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正法旣沒象教陵夷齷齪異端者以違方爲得一順非辨僞者比微言於目論於是馬
鳴齒巖龍樹虛求並振綱綱俱維絕紐陰法雲于真際則火宅晨涼曜慧日于康衢則重昏夜曉故能使三十
七品有搏俎之師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旣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周魯二莊親貽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
丹青之飾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澄澄什結藏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
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北則層峰削成日月之所迴薄西眺城邑百雉紆餘東望平皋千里超忽信楚
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繫珪壁擁錫來游以爲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遂欲捨百齡于
中身殉肌膚于猛鷲班荆蔭松者久之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
君諱觀爲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安西將軍鄧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復爲崇基表刹立禪誦
之堂焉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首復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纂修堂宇未就而沒高軌
難追藏舟易速僧徒聞其無人懷楮毀而莫構可爲長太息矣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祖武宗文之德
昭升嚴配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復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步中雅頌驟合韶濩爰區九譯沙場一侯專在
於建武焉乃詔西中郎將鄧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政肅刑清於
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誼智刃所遊日新月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以此寺業
廢於己安功墜於幾立慨深履實悲同棄井因百姓之有餘間天下之無事庀徒揆日各有司存於是民以悅
來工以心競亘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夕露爲珠網朝霞爲丹牖九衢之
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崖谷共清風泉相湊金資實相永藉開安息心了義終焉游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修

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泰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鑲文於鐘鼎言時稱代亦樹碑於宇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仍敢寓言於彫篆庶幾歸于永妙

原梁元帝荊州放生亭碑曰魚從流水本在桃花之源龍處大林恒捨浮雲之路豈謂陵陽垂釣失雲失水莊子懸壺吞鈎吞餌雖復元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譬如黃雀伺彈不知隨彈應至青鸕逐兔詎識扛鼎方前北海之賢鸚鵡未始非人西土之使傳信誰云賤鳥故知魚鳥一觀俱在好生欲使金林之鴈更反衡陽之侶雪山之鹿不充食草之宴

陳徐陵長干寺衆食碑曰昔炎皇肇訓覆正修官信矣民天之言誠哉國寶之義自非道登正覺安住於大般若樂行在具空深入於無爲般若則菩薩應化咸同色身諸佛淨土皆爲端食證常住者爰訖乳衆補尊位者猶假香飯亦有三心未滅七反餘生應會天宮就齋龍海况復纓居地轉咸總珠庭固以皆種仙禾並資靈粟者矣法師常願以智慧火燒煩惱薪膏施衆生同餐甘露况復安居自恣碩學高年或次第於王城猶栖遑於貧里迦留乞難苦用神通須提請飯致貽詞責於是思營衆業願造坊廚庶使應供之僧皆同自然之食升堂濟濟無勞四輩之類高厚義哉恒有千食之備其外鐵市銅街青樓紫陌辛家黑白之里甲第主侯之門莫不供施相高資儲轉衆法師善巧方便溫和尚羅教授滋生隨年增長假使桑林不雨飢水揚波猶厭稻粱水無饑乏知以五鹽具足七菜芳軟難類天廚果同香樹羹鼎之大殷王未達廢鑊之深齊都非擬昆吾在次皆鳴鸞磬之鐘陽谷初升同洗龍池之鉢

增唐王勃益州縣竹縣武都山淨惠寺碑曰原夫帝機寥廓雲雷驅妙有之功正氣洪荒清濁構乾元之象融而爲川瀆結而爲山岳五城韜海接崑閬於大都八洞藏雲冠瀛洲於巨闕造化之所偃薄靈谷之所啓處極緹油而縱觀詠頌寧彈出宇宙而高尋風烟罕測是知玉卮無當遐荒非視聽之津金榜所存城闕盡江湖之致何必九虯齊驚直訪銀宮八駿長驅遙臨石室武都山惠淨寺者梁大清年中之所建也名山列岳之舊仙都福地之湊黃龍負匣者寶籍於經山紫鳳銜書陰榮光於井絡須彌山頂仍開梵帝之宮如意山中即有經行之地隔其盤基跨險列嶂憑霄日月之所竄伏烟霞之所枕倚飛泉瀑溜蕩滌潺湲崖綠樹元藤網羅丘壑飛塵作氣被萬吹於中巖帝琰司寒宅千霜於北谷丹梯碧洞杳冥林岫之間桂廡松極寂冥風塵之表是稱英鎮寶職崇岡閭闔當四會之街城邑耕三分之地縣縣錦繡下浸重鑪玉阜銅陵旁

AI(13)

分絕登山川絡繹崩騰宇宙之心原隔縱橫隱軫亭臯之勢頃以黃旗夜從紫蓋晨傾九服失圖三靈在疚姦
 臣躍馬據折坂而吟雲壯士聞雞擁陽關而嘯雨岷峨失險化為鋒鏑之場江漢橫流非復朝宗之國釋宇由
 其覆沒法衆是以凋淪國家奄有帝圖削平天贛紫宸灰照皇階即敎萬國順百靈朝顯再主華戎一撥燭
 龍韜景避堯日於幽都雲鸞歛翼候虞風於晏海以爲軒管具美功窮望稷之臺漢道兼弘力盡析年之觀爰
 經寶地大啓祥宮撫香象而高視鳴法螺而再唱龍垣淨土連地道而重光鶴範崇基脫皇居而首出況乎山
 積舊壤下鎮偏隅天帝遺書上千躔次王舍城之宮闕白玉猶存給孤獨之園林黃金尚在法物由其大備威
 德所以相尋株兵奉天藏之圖泉女獻山祇之籍雜亭合樹因岸谷之高低疊觀連房就罔罅之曲直丹崖反
 照畫拱相臨綠嶂斜烟雕簾間出豐隆曉霞次複霽而棲皇列趾晨奔望崇軒而愕眙千香寶樹自起風烟九
 乳仙鐘獨鳴霜雪銀龕佛影遙承鴈塔之花石壁經文下映龍宮之業虹生北澗即掛新幡鳳下東岑還栖舊
 刹若乃尋曲岬歷崇隈周行數里直上千仞蒼松蓄吹臨絕逕而疏寒黛篠妨烟繞迴疆而結蔭春巖橘柚影
 入山堂秋壑芙蓉光浮水殿亦有山童採葛入丹竇而忘歸野老紆花向青溪而不返山神獻果送出菴園天
 女持花來遊淨國實杳冥之秘訣託幽深之逸境豈直淮南桂樹暫傳仙家江左桃源終迷故老而已爰有寬
 闡黎者俗姓楊氏其先華陰人也因官徙地家於縣竹山分太華水帶長汾川岳會同風雲感召元經素論侍
 郎居八俊之英綠綬黃軒太尉列三台之首法師玉函降彩金輒探色振八解之遙源踐三明之廣路靈機入
 證窮象載於初髫妙諦因心釋羊車於弱冠三千法界因廣位而出無明十二因緣自普濟而登彼岸弘宣普
 願大拯沉黎揮覺劍而破邪山揚智燈而照昏室彌綸所被白鳥盡於禺同權漸所開黃牛至于嚙家虔誠樂
 土憩影茲峰迺以貞觀九年於寺西院立七佛堂一僧舍星毫動牖月面分階彩鳳銜疏神龍負塔飛烟湧塵
 龕龕切利之天香霧成臺樹樹菩提之果朝散大夫行縣令清河張楚親承妙業俯刊貞琰林宗有道伯喈無
 愧法師夙機少悟應變多奇玉山中斷瓊林下雜文道林之好事語默方融釋惠遠之高居風埃遂隔泊乎坐
 忘遺照返寂路具城肆颯然若空山林黯而無色豈直巖枝泣血磻戶摧梁而已哉縣令劉照彭城人也自礪
 山杖鋤館鳳層於雲臺春如授鉞嗣龍圖於白水玉墨三分之胃下難公門金陵一霸之基旁參帝階翠綬丹

紋歷今古而先鳴人傑地靈冠山川而得雋君庸岳瀆之秀挺風雲之會昆溪劍鏑直照霄襟楚澤瑋璋潛周
履行魯恭明德方昇漢輔之階潘岳能文且職河陽之縣仁徽可被閭閻仰其風猷威德所加百城疊其霜彩
尚迺康莊妙域光開不捨之檀舟機愛河昭暢無生之業痛驚林之殄瘁悲象教之榛蕪爰命鐫典式光泉藪
武蹕龍潤近分廬岳之圖金闕瑤臺更討瀛洲之記

啓齊王融謝竟陵王示法制啓曰翺翬燭於昏塗灑法水於塵路至夫澄心洗累之規莊情束影之制解網
出界之訓滅感淨照之旨固以行首霜威字端風厲信可以糟淳五書棟氣百氏升單聘周胥竿尼旦所謂窺
七澤而挾潢汗登泰山而小天下 又法門頌啓曰伏以迦文啓聖道冠百靈常住置言理高萬衆神儀挺發
非望雲就日所追睿識獨尊豈生明弱言能企鹿苑金輪弘汲引以濟俗鶴林雙樹顯究竟以開帙惜乎祇園
滅影驚岳淪光微辭既邇大義如綴自不宜遊十地擁接九區豈有導覺水之塞源拯法雲於落仞明分覽四
諦之必空悟三業之暫有應務屈已則仁兼且與隨方申道則慧一淨名驅率土於福林入蒼黔於正術 梁
昭明太子謝勅齋銅造善覺寺塔露盤啓曰燥濕無變九布見奇寒暑是宜六律成用况復神龍負子光斯極
妙金鳥銜帶飾茲高表函谷恥其詠歌臨淄惡其祥應陽燄含影還避日輪甘露入盤足稱天酒 梁簡文帝
勅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曰臣緯啓不生羽翼無假神通身升淨土高排閭闔足踐蓮花方茲非喻行躡寶梯
比斯未重 又東宮上擬得慈覺寺鐘啓曰竊以白亭舊室絕顯禎祥之氣蘭里故堂暫聞鐘石之響猶復存
諸良史汗彼篆素豈如杏梁道飾迴成紺殿椒握昔處仍構寶階啓彝鐘於殊里記靈文於福地雖魏廟出璽
魯祠現壁固以推茲孝感而此禎契將郭舍鄒其開金羊田陋其產玉豈宜季武庭樹愧韓起之舉蜀相宅基
歎孝安之碣伏惟覺啓增思撫瑞深悲慟切視查哀喻封篋 元帝謝勅送齊王瑞像還啓曰臣聞非晦非明
法身寂寂有感有見渴仰赴幾伏惟陛下百姓為心宜觀種覺十方皆見普照王畿將使化行南國乃瞻西顧
江水安流大川利涉鮮雲黻黻暫掩晨華甘雨霏微猶藏宿霧高明可仰與天花而俱落清梵騰空雜塤虎以
相韻頂禮最勝敬謁法王瞻彼堵牆不足為喻立處針鋒弗云易擬臣身持淨戒心忖法流接足道周膜拜路
左得未曾有喜躍充溢 邵陵王答皇太子示大法頌啓曰辭鋒鬱壯妙辯縱橫慧捨雨雪智包三藏故五時

之說既陳七處之禮斯聚折般若之妙源顯無生之真諦心注八流意含五忍能使六地震動四花普雨折木
蓋麟開羅散翻香鳥步花馴遊於雲圖瑞雀飛環翔舞於風前高門洞啓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寧假鳳凰
之瑞雖復長卿壯辭曾何足數子雲妙句比此蔑如 沈約送育王像并上錢燭等啓曰竊以無名無色理絕
應感不身即身猶觀願力惟願燈明道成長爲八喜之侶菩提無上永刷千子之蹤 又臨終勸加篤信啓曰
抱疾彌留迄今未化形神欲離窮楚盡毒療刀坐劔比此爲輕仰惟深入法門厲茲苦節內矜外恕實本天懷
伏願復留聖心重加推廣微臣臨塗無復還恨雖慙也善庶等哀鳴 又謝齊竟陵王示華嚴經啓曰竊以
六書雨散百氏雲興或事止褒刺或義單小辨莫不雕風烟之氣狀流日月之英華明公該玄體妙凝神宙來
摩法雲於六合揚慧日於九天因果悟其初心菩提證其後業陟無生之遠岸汎止水之安流受三達十號之
尊崇建四辯八聲之妙極法身與金剛齊固常住與至理俱存

釋教部 釋教
梁簡文帝上大法頌表曰臣聞至理隆而德音闡成功臻而頌聲作天上天下妙覺之理獨圓三千大千
無緣之意普被慧舟匪隔法力無根澤雨無偏心田受潤具以九圍共溯並識歸涯萬國均夢一日俱曉
唐韓愈論佛骨表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常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
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
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孫
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
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毅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
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遭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
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
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
王之通古今之誼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爲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
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